

作者: 李維榕博士

刊登日期: 2023年8月5日

原文刊載於信報財經新聞專欄<故事從家開始>

本來無一物

不出十天時間，我就收拾了大半生的家當！一袋袋的衣物，一疊疊的書籍，還有多年來旅遊收集的各種寶貝！

原以為自己的擁有不多，誰知道東西都攤出來時，竟然塞滿了一屋，弄到水泄不通。土耳其市集捧回來的掛氈，西班牙工匠特製的雕塑，威尼斯的水晶盆子，洛陽的瓷娃娃，還有母親結婚時的紅漆餅盒、揚州皮箱，以及親友所送的各種玩意，不理還好，要理就一發不可收拾。

這是在多倫多的家，回港後一直空置在那裏，只在暑假才回去住一兩個月。疫情期間有三年都沒有回來，漸漸就失掉每年長途跋涉回去的意願。但是東西總得收拾，因此我在意大利工作完畢，就順道飛過來整理。

這個已經人去樓空的老家，坐落在湖邊，我最喜歡早上醒來喝一杯香噴噴的鮮奶咖啡，望着一片湖光山色，懶洋洋的動也不動。如此良辰美景，真的很難收拾心情。

無論怎樣斷捨離，每個人都擁有太多的東西，每一件物件都有一個故事，怎樣也說不完。這十天來，我步不出戶，把自己埋藏在雜物中。這看看，那看看；這也想留，那也想留。最難整理的是舊照片，那好像是一次時光倒流之旅：由稚氣的童年，到長髮飄揚的少女時代，到如今聽雨黃昏；每個人人生階段都有一堆屬於那個階段的照片，原來那年那日那一刻，我出現在某個時空。一件件往事，一段段回憶，人在照片中漸漸老去，身邊人也逐漸消失，但是影像中卻笑面依然。

我想，一生人怎麼會有那麼多的照片？將來不知散落在何方。記得我的舊老闆 Arnold 曾經在舊貨市場買來一本相簿，有關一個中國人家，我們為相片中人亂編故事，樂了半天！為了不讓自己的相片將來也落得同樣下場，我決定把它們分門別類，可丟的丟，可交還給照片中人的就交還。

老朋友 Jenny 來找我，我跟她說：「看看那年我們一起去米蘭遊玩的照片，都還給你吧！」

她說：「那是另一個世界的事了！」

真的是另一個世界的事，那年我在米蘭接受米蘭系統的家庭治療訓練，完成後丈夫來找我，再與 Jenny 夫婦相聚。當時我還是窮學生，住在一間不見經傳的小旅館，怕丈夫找不到，約好每個時辰在米蘭大教堂門前相見，結果他的航機延誤，我站在大教堂前望穿秋水，人都急壞了，第一次感受到被拋離的焦慮。我特別珍惜那次的同遊，照片中我們兩對夫婦玩得起勁，在街上大擺大擺，吃着冰淇淋。

Jenny 的丈夫 Salvador 是我最要好的同僚，其中一張照片，拍攝着他、我的老師和丈夫，興高采烈地互相舉杯。

現在三個男人都已經離世，只有我與 Jenny 分享手中的照片，不勝唏噓！

也有一份照片要留給 Arnold 與他的妻子 Mary，但是 Arnold 已經因為患上老人痴呆症入了老人院，Mary 也是扭傷了盆骨，拿着拐杖碰碰撞撞來探我。原本想把他們以前送給我的一個特大水果盤交還，但是看她如此孱弱，也就不敢提出了。

還是丈夫的老友 Tom 最體貼，知道我不出門，給我帶來食物和咖啡，我攤了一屋子的東西任人取走，他只拿了一個破了的宜興茶壺，他說，那是他與我丈夫共飲茶的舊物！

書籍是另一個負累，還有一大堆舊信件，男朋友的情書、畫冊，翻閱起來，才記起那個時代的陳年舊事，只是已經與現在的節奏完全脫節了。我只留下一本印度詩人泰戈爾的詩集。其他書籍都丟掉後，又有點後悔，畢竟陪伴了我很多年了，平時很少碰它們，丟掉又可惜。

最難捨的是一塊從希臘神廟拾回來的大石頭；都說蜜月期間會讓人做奇怪的事，我就是在希臘渡蜜月時，見到這塊石頭就着了魔，非要把它捧回家不可。在神廟拾石頭是犯法的，好不容易把石頭帶到土耳其，才知道機場戒備森嚴，必須穿過一排帶槍的軍隊才能上機。我抱着石頭，一副從容就義的心情；丈夫在後面確定我沒有被逮捕，不必營救，才放心登機會我。

這塊石頭是我婚姻中的歷史見證，最後也不得不放下。

忙於處理自己的事物，才發覺最難處理的是丈夫留下的音響器材；這是他精心收藏的古董機，擴音器是用胆管發動的，發出來的全是天籟之音。還有他剩下來的兩箱藏酒，總覺得他仍然在旁盯着，看看我有沒有糟踏他的好東西。

可見收拾家當並非收拾東西，而是收拾自己的人生！

來時身無一物，走後卻人人都留下一身外物！反正沒有帶得走的東西，只要把心一橫，丟東西也是一種痛快。從什麼都是寶物，到什麼都可以棄拋，十天內就把全部東西送得乾淨，最開心的是為所有物件都找到新家。

朋友寄來清華大學王洪亮教授的一段話：「忘不了的昨天，忙不完的今天，想不到的明天，最後不知道消失在那一天！這就是人生！」再看一眼空洞洞的房子，只留下湖上的光波，窗外仍是藍天、白雲。

輕輕鎖上大門，沒有惋惜，只感到一陣輕鬆，來去了無牽掛！